

射以观德

董改正

智者善喻。论及理想，扬雄喻之以射：“修身以为弓，矫思以为矢，立义以为的，莫而后发，发必中矣。”确为至论。

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射为六艺之一。射在古代，并非射箭御敌这样简单，它由功用而形而上到修身的高度。孔子说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。”虽然君子之争在射，但更在“礼”，揖让而上场，互礼而下场，然后登堂喝酒，这样的“争”才是君子之争。习射与修养密不可分。

哲学家王阳明对于“射”，更有超拔的论述：“君子之于射也，内志正，外体直，持弓矢审固，而后可以言中，故古者射以观德。”“志”与“体”，身正与志端，理想与“标的”，在古人“射”的范畴里，是表里相生、虚实相对的。为了论述他的观点，王氏将修德与习射进行了对比，认为它们皆发自于心。心躁，则德必浅，体必斜，视必涣散，气必馁，色必骄矜。一个身斜走神气馁骄傲的人，能射中是极为意外的；如果相反，心端然，则体必正，容必肃，气必舒，视必专注，必能胜而不张、负而不驰，具备这些，射不中是极为意外的。

是以，射之内涵其实在“德”，在心。

杨雄之喻人生理想，要说明的亦为射向理想靶的看似道路万千，其实发乎心，发乎德。修身、矫思，都是要通向“立义”修德。修身，必修向义；矫思，必矫向义。人生的目标必须为“德”之所肯，修养必须唯德是从，思想必须以德涵养。以修德筑基，以三思内省，以德义为目标。德不正，又如何能反思？目标必难正，那么即使射中，必是害人害己。心正，德厚，目标光明，则“体”必正，“容”必肃，“气”必舒，“视”必专注，则必能射得正，射得远，必能胜而不张、负而不驰，必能持久。德的重要由此可见。

德与才孰轻孰重，自古就有论辩，但历史证明，德比才更重要。因为德决定着箭矢的目标，决定着实现目标的方式。德才兼备谓之圣，如果不能尽善尽美，则必选择德。德厚，则目标必不害己，必不害人。智伯无德，导致三家分晋，司马光在论及此事时认为这是“才胜德”的结果。有才而无德，祸人害己，南朝宋废帝是典型代表，他天才绝艳，“凡诸鄙事，过目则能；锻银、裁衣、作帽，莫不精绝。未尝吹篪，执管便韵。”但是他“天性好杀”，喜欢箭射大臣肚脐，十五岁便人死国灭。

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多种，德为正途。神童蔡伯稀三周岁即为太子伴读，才不可谓不高，路径不可谓不捷，但他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却令他最终射不远。皇宫门槛高，每出门，蔡伯稀弓身以为桥，以便太子。太子登基，却取另一个神童伴读晏殊为相，原因是治理国家，“无真才不兴”，其实更有言外之意：德之不修。

目标是德这种沃土上自然生长的幼苗，亦是护“德”成长的阳光雨露，两者相辅相成。若废帝刘昱自小教育得当，他的目标必然不会是萧道成的肚脐；若他自小的目标不是“好杀，一日无事，辄惨惨不乐”，那么他必会修德。钱学森抛却厚禄一心回国的目标，是德的加持；某青年大肆宣称国外空气香甜，不辞长作他国人，是德之缺失。

“德才”的选择往往令人纠结，尤其是为人父母教育子女之时，往往因为更可观、更直接的“唯财是举”“唯贵是举”，而忽略德的涵养和引领，却不知道人生的大弓必须以德修养才能正，人生的内核必须靠以德驱动的内省才能自正自新，人生的目标必须在德的涵养下、指引下，才能有光明的属性。人生目标之实现，譬如六艺之射，矫思修身，射以观德。

董改正，1975年生，安徽省作协会员。2013年从事文学创作，多散文，崇尚平远冲淡的风格。有若干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理想之火，璀璨如星光

桂蕊

我们总会在寂静的夜晚抬起头仰望星空，那里有一颗属于我们自己的星星，那颗星星仿佛是我们的理想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这世间沉浮，被人群推搡着不断奔跑的我们似乎忘了追逐理想，但理想一直都在那里，只要我们启程，它就不再遥远。

理想之火，需要我们用决心来点燃。正如乔丹所言：“我可以接受失败，但我不可以接受放弃。”实现理想之路道阻且长，它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，而我们对理想的决心便是这巨大差异之间的桥梁。在我们确定理想之时，我们便应预想到之后的无限苦难，一下定决心，便将自我理想确立为前行的方向，永不言弃。屈原曾云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在屈原面对无尽困难之时，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，而这一切，则是由他对理想的决心所打下的

地基。古人在历史长河之中为我们率以榜样，而我们自当以古人之行为目标，以自我决心为动力，朝着理想不断前进。

理想之火，需要我们用奋斗来点燃。“我们所采集的种子，也许会在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，到那时，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。”植物学家钟杨究其一生为理想而奋斗，并愿将自我理想化为言行留以后人，终影响深远；天眼之父南仁东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为天眼奔波，只为了心中的强国梦，他以自我奋斗为笔，绘就了绚丽的理想画卷，他的生命，终开出了耀眼的理想之花。理想之路，布满荆棘，而在这一路，努力则会化作璀璨的星辰，照耀着我们的追梦之旅。

当我们的身体里长出理想的羽翼，就能翱翔于九天之上，俯瞰这个广阔无垠的

世界，于是，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雄厚，变得激昂，变得精彩。理想之火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当我们用决心、奋斗点燃这把火时，时代之光则能让这把火化为光明，照亮未来。

理想之火，需要我们与时代、岁月共舞来点燃。正如三毛所言：“梦想，可以天花乱坠，但理想，是我们一步一步脚印踩出来的坎坷道路。”理想之火，是时代点亮的。生而为国家之栋梁，我们更应将理想融入整个时代，把握岁月的脉搏，只有这样，理想才能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易卜生曾言：“社会是一艘大船，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。”而吾辈自应心中有丘壑，以时代为理想的底色，用理想绘就未来的蓝图！

我欲穿花寻路，直入白云深处，浩气展虹霓。理想如同天际的光芒，在布满荆棘的路上不断追光的我们，应以决心为道路，以奋斗为动力，以时代为指引，与岁月共舞，而我们，也终有一天会成为熠熠的星光。

桂蕊，桐城中学高一学生。

以梦为帆，向此起航

崔名梓

也许，时光的流逝冲淡了梦想，也许年华的更替带走了轻狂。曾经那气吞山河的雄心，与惊天动地的誓言，变得平淡、稳重。但总还是要有理想，并以此为向，扬帆起航。

有人说：“一个人如果没有确定航行的方向，那任何风向对他来说都不是顺风。”年少时，我们憧憬未来，理想，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后来，我们为青春奋斗，理想，是对人生目标的践行。人的一生，从幼到老，心中都有着那一丝希望——理想，并以此奋斗。

拿破仑说过：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”这也表现出了理想的重要。“苦心人，天不负，三千越甲可吞吴”，越王勾践自亡国后给吴王当牛做马，忍气吞声，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复国梦，终于，吴王愿放他回国。他卧薪尝胆，与民共苦，暗自操练兵将。终于，他成功了，杀掉了夫差，灭了吴国，实现了理想。当他成功后，骄傲自满，生活奢靡，谋臣或散

或杀，而越国也短命而亡。人一旦失去目标，失去梦想，便没有动力，走向麻木。

但有了理想，却只让他成为空想，亦是徒劳，《老人与海》中80岁的老人的理想很简单，不过是出海捕到鱼罢了。他出海却经历了风暴的侵袭和鲨鱼的争夺，但他单枪匹马，在海上汹涌的巨浪里，一条小船起伏不断，与鲨鱼搏斗，与巨浪挣扎。他战胜了大海，那一刻，他苍老的背影，毅然挺立在大海上，他才是理想的主人。这样一个小理想都会经历如此大的挫折，努力又何尝不重要呢？

亦或马丁·路德·金的《我有一个梦》，也许在那时，黑人维权运动寸步难行，但他也依然未曾放弃，发起运动，发表演讲，他一生都在为此奋斗，他失败了吗？不，他成功了，追寻梦想的脚步未曾停歇，又怎言失败？理想或大或小，但从不会轻易实现，一直追寻它的脚步，或许才是梦想最终所在的意义。

或有过停歇，或有过偏航。在浮华的尘世中，人们努力奔跑着去达到目标，但也许让理想蒙上利益的灰尘，贴上了世俗的标签。正如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的赵德汉一样，农民出身，从贫穷一直努力干到现在的位置，但却贪污两个亿，或许不可思议，他甚至都不敢花钱。他难道初心便是如此吗？曾经的他也正义过，努力追寻梦想，但最终没能逃过世俗的拉扯，陷入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
理想固然重要，初心亦重要，不一定要一直沿着一条路走下去，但至少不能偏离主干，忘却曾经的初心与真正的理想。

艾略特说：“生活没有梦想，便索然无味。”理想作为目标，追寻人生的意义；理想作为风向，指引人生的方向；理想亦为动力，激发奋斗的引擎。

或许，我们无法像李白那样有“一口一个盛唐”的壮志，但，能拥一方理想，纵使有崇山峻岭间的差距，奋斗也会将其填平。

不知道我们会给理想写上怎样的终章，只愿拥有理想，寻找初心，耐得住成长的消磨，追逐人生的旅途。

崔名梓，桐城中学高一学生。